

1900 年之後，清朝的首都裡為什麼有一條中國人不能住的街？

《神州大地》第 7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24:02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北京有一條胡同，叫東交民巷。

它東起崇文門內大街，西到天安門廣場

東側路，全長一千五百多米，

是北京最長的一條胡同。

一九〇一年九月，一份條約上寫著：

這一帶劃作各國使館專用，

由各國自行防守，中國人不准在界內居住。

一條在中國城市正中間的街，

中國人不能住。那份條約，是怎麼來的。

先說那年夏天的天氣。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

直隸總督裕祿上了一份奏摺，

寫的是「本年夏秋以來，雨澤稀少，

直隸、山西、山東、河南等省被旱之區甚廣」。

山東那年秋天，奏報裡寫的是「蟲食禾稼

淨盡，糧價昂貴」。河南黃河以北的三個府，

奏報裡寫的是「彌望千里，飛鳥盡絕」。

旱情延續到第二年。

一九〇〇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報，

十五個州縣成災。

而在旱情之前，這一帶已經打了很久另一

種仗。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

與不信教的中國人之間，因為還堂、

攤派、訴訟，衝突累積了幾十年。

山東巡撫袁世凱在一九〇〇年一月給

總理衙門的報告裡寫了一個數字：

一八九九年八月到一九〇〇年一月，

濟南、東昌、泰安三個府和臨清直隸州，

十七個州縣，發生教案一百四十六起。

五個月，十七個州縣，一百四十六起。

朝廷裡也不平靜。

一八九八年戊戌之後，慈禧太后重新訓政，

光緒皇帝失去實權。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朝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詔，

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儀為「大阿哥」。

詔書頒下去，各國公使拒絕入賀，

這件事擱置了。

就在這一年，一個叫「義和團」的組織，

從山東、直隸一帶擴展開來。

這個名字不是新的。

「義和拳」三個字，早在一七七九年直隸總督

周元理的奏摺裡就出現過。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山東冠縣梨園屯的蔣家莊，

趙三多、閻書勤等人聚集，攻打當地的教堂；

趙三多是梅花拳的人，他把梅花拳改稱「義

和拳」。一九〇〇年六月，大批拳民進入北京。

六月十三日進內城——那一天，

北京城裡有十一所教堂被燒，

孝順胡同的亞斯立堂、八面槽的天主教

東堂、燈市口的公理會，都在其中。

同一天，三千二百名天主教徒躲進西城的

西什庫教堂，兩千多名基督徒躲進

東交民巷的使館區。

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館的書記生杉山彬在

永定門內被董福祥的甘軍殺害。

六月十四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命令德國

士兵開槍，打死拳民約二十人。

六月十九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使節，

限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

第二天上午，克林德坐轎出門，

要去總理衙門交涉延緩。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上午，

德國公使克林德坐轎從東交民巷出來，

要去總理衙門。前一天，總理衙門照會各

國使節，限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

克林德是去交涉延緩的。

轎子走到東單牌樓北大街西總布胡同

西口，一名清軍士兵開槍，克林德當場死亡。

當時人的記述留下了開槍者的名字：

恩海，神機營霆字隊槍八隊章京。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押到克林德

遇害的地點處斬。

當天下午，東交民巷被圍。

這一圍，是五十五天。

被圍在裡面的，是各國使館衛隊四百多人，

外國平民四百七十三人——婦女一百四十九人、兒童七十九人——還有兩千八百多名中國基督徒。他們為什麼往裡跑：

六月十三日開始，北京城裡焚燒教堂、殺害教民的記述接連出現。

那批使館衛隊，各家算出來的總數不一樣。

四百三十二人，是兩批進京衛隊加起來的數；四百零九人，是圍城開始時實際防守使館區的士兵數；八百八十二人，

是把四百零九名士兵和四百七十三名

外國平民加在了一起。

三個數字，三種口徑。

六月二十三日，與英國使館一牆之隔的

翰林院起火。當時在使館區裡的英國人普

特南·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裡記下那

一天：「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

將火種拋入翰林院，只一點鐘，

眾公使居住之英使館頓陷於危險之域。」

翰林院的位置，緊貼著英國使館。

火沒有燒掉石頭砌的使館。

燒掉的是翰林院，和院子裡的書。

那批書裡，有《永樂大典》的嘉靖副本——

清代雍正年間移進翰林院敬一亭的；

還有《四庫全書》的底本。

這部書的清點數字，一路在少。

乾隆年間點查，存九千餘冊；

光緒元年再查，不足五千冊；

光緒二十年，翁同龢清查，只剩八百冊。

這場火裡損失了多少，各家統計不一：

有說至少六百零五冊，有說三百餘冊。

火之後，英國使館交回了三百三十餘冊。

圍城裡的日子，是一次又一次的停火與再

開火。六月二十五日，清軍停止進攻，

在北橋豎起白旗，掛出木牌，

上面寫「奉上諭保護使館，即刻停止攻擊」。

當天午夜，炮火恢復，英國公使竇納樂在

報告裡稱那是圍城期間最猛烈的一次。

七月十七日，雙方議定停火。

另一條線在西城。

西什庫教堂從六月十五日傍晚被圍，

一直守到八月十六日。

圍城開始的第二天，六月二十一日，

朝廷頒下一道詔書。

後世通常稱它為「宣戰詔書」。

詔書裡沒有列出國名，通篇稱對方為「彼等」。

後來所說的「向十一國宣戰」，

那十一個國家，是第二年《辛丑條約》的

簽約國：德國、奧匈、比利時、西班牙、

法國、英國、義大利、美國、日本、

荷蘭、俄國。這道詔書算不算正式宣戰，

史學界有兩派說法，兩派都擺在這裡。

一派認為它不構成正式宣戰。

河南大學《史學月刊》二〇〇六年第一期

刊出郭天祥的論文〈庚子年清政府對外

「宣戰」說質疑）。他舉了四點：詔書沒有明確的
交戰對象；中外報刊都沒有宣戰的報道；
駐外使臣與外國方面都不知道這件事；
清政府既沒有與列強斷交，
也沒有撤回駐外使節。

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裡也寫，
這份詔書沒有以任何形式送達外國政府。

另一派認為它構成宣戰。

南炳文主編的《清史》、白壽彝主編的《中國
通史·近代前編》、林華國《義和團史事考》，
以及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
都按宣戰處理。兩派並存。

先說攻的這一邊。

名義上的總指揮是軍機大臣榮祿。

實際擔任進攻主力的，是董福祥的甘軍，
從北面和西面壓過來。

他們有炮。當時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
裡記了一件事——朝廷催促進攻，
武衛軍的開花炮隊進城。

天津總兵張懷芝把炮架上城牆，
遲遲不發；他下城去見榮祿，
要一道手諭。榮祿說：「橫豎炮聲一出，
裡邊總是聽得見的。」

張懷芝明白了。他回城上改口說「測量未準，
須重新測過」，把炮位移開，朝使館外面的
空地打了一晝夜。

使館沒有損傷。圍城期間，雙方還有來往。

六月二十五日清軍停攻，並往各國使館送去西瓜、蔬菜；七月中旬以後，又送過蔬菜、白米、西瓜和酒。

再說守的這一邊。

四百多名各國衛隊士兵分守幾個位置：

英國使館在核心，美國和德國守城牆，法國、義大利、日本守西北。

武器不足。守軍手裡最重的一門炮，是從進攻方那裡繳獲來的。

圍城的五十五天裡，衛隊傷亡五十五人、約一百三十五人受傷。

另一邊，西什庫教堂守著四十來名法國和義大利士兵，加上教堂裡三千名上下的中國教民。圍攻的人數以千計。

地雷一共炸了四次：七月十一日、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七月十八日那一次，教堂北端的仁慈堂西部成片倒塌。

守方的傷亡，主要不是子彈造成的。

研究者戴海斌統計：北堂被圍期間死亡四百餘人，其中一百二十人是兒童；死於疾病和飢餓的，遠多於被子彈打死的，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人。

他同時指出另一件事：這座教堂能守到最後，不完全是因為「防守堅固」——炮彈大多打得太高，而清軍始終沒有嘗試近距離攻堅。

這個夏天，北京城裡兩邊都留下了記述。

六月十三日，內城有十一所教堂在同一天

起火。步軍統領崇禮在奏報裡寫：

「兩翼地面所屬教堂，突於十七日酉刻由

崇文門內孝順胡同起火……

各處教堂，陸續起火。」

第二天，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南堂被焚。

主教樊國梁的日記裡寫：「六月十四號，

十一點半，南堂亦被火，醫院、

學堂、嬰孩院皆殃及。」

六月十六日，前門大街一家洋貨鋪起火，

火勢蔓延。事後清點：正陽門樓被燒毀，

約千家商鋪、二十四家鑄銀廠被焚。

居民仲芳氏在《庚子記事》裡記下了這一天。

教民的死亡人數，各家統計差別很大。

教會史學者顧長聲的統計是：

天主教方面教徒約一萬八千人，

新教方面教徒約五千人。

另一批教會統計作中國天主教徒三萬人。

當時的內地會月刊轉載倫敦《泰晤士報》調

查，寫華北「有一萬五千至二萬名信徒遇害」。

不到一個月，輪到另一邊。

八月十四日，聯軍攻破北京城。

之後的事，寫在聯軍統帥自己的報告裡。

瓦德西在給德皇的報告中寫：

「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

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

無疑……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仲芳氏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記裡寫：「各國洋兵，自二十一日紮隊後，紛紛擾掠，俱以捕拏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挨戶踹門而入……凡銀錢鐘錶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謂之擾城。稍有攔阻，即被戕害。」當時在使館區裡的辛博森，在《庚子使館被圍記》裡記法軍以機關槍掃射被逼入死巷的中國人群，「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財物方面：日軍從戶部運走約三百萬兩白銀；俄軍在八月十九日進佔頤和園，到十月二日撤出。這場衝突一共死了多少人，沒有一個公認的數字。《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寫法是：「或許總計有十萬人或更多人死於這場衝突，儘管對傷亡的估計差異很大。」談判從一九〇〇年年底開始。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訢和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條約》上簽字。簽字的一方，是十一個國家：德國、奧匈、比利時、西班牙、法國、英國、義大利、美國、日本、荷蘭、

俄國。條約十二款正文、十九個附件。

主要內容四項——賠款：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
年息四厘，自一九〇二年起分三十九年還
清，本息合計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餘兩，
以關稅、鹽稅作擔保。

使館界：北京東交民巷劃作各國使館專用，
由各國自行防守，中國人一概不准在界內
居住。炮台與駐兵：削平大沽炮台及北京至
海通道各炮台；各國可在北京至山海
關鐵路沿線駐兵；天津周圍二十里內不駐
中國軍隊；至少兩年內禁止中國進口軍火
及製造軍火的材料。

禁止仇外：永遠禁止中國人設立或加入與
各國為敵的組織；懲辦支持過拳民的官員；
發生過涉外事件的城鎮，停止文武各等
考試五年。賠款的數額，四億五千萬兩，
和當時中國的人口數字接近。

後來有人說，這是「人均一兩」。

條約原文裡沒有這四個字。

第六款寫的是「付諸國償款海關銀
四百五十兆兩.....按年息四厘，
正本由中國分三十九年按後附之表各
章清還」。「人均一兩」是後人對這個數額與
人口數字關係的解釋。

這條街今天還在。

東交民巷，東起崇文門內大街，
西到天安門廣場東側路，全長一千五百多

米。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國務院把它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名稱是「東交民巷使館建築群」，
列入的建築十三處。

那些房子今天各有各的用途：

原橫濱正金銀行是中國法院博物館，

原花旗銀行是北京警察博物館，

原日本使館舊址是北京市人民政府，

原俄國使館舊址是最高人民法院。

有些名字已經不在了。

六國飯店、匯豐銀行、怡和洋行、

德國使館——都拆了。

西什庫教堂也還在，位置沒動，

今天仍在使用。它最早不在西什庫。

康熙三十二年，皇帝患瘧疾，

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進金雞納霜，

病癒；皇帝把中海西側蠶池口的一塊地

賞給了他，在那裡建教堂。

光緒十二年，因整修西苑三海，

清廷收回那塊地，在西什庫另撥地面重建，

光緒十四年新堂落成。

現在這座教堂，就是那一次重建的。

中山公園裡還有一座石坊。

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在克林德遇害的地點

為他立碑，動工，一九〇三年落成——

漢白玉，藍琉璃瓦頂，四柱三間七樓。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中國是戰勝國。十一月十三日，
民國總統徐世昌下令拆毀這座碑。
石料拆下來，被運到中央公園重新組裝，
剔掉原有的文字，另刻四個字：
公理戰勝。一九五二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
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座坊改名「保衛和
平坊」，「保衛和平」四字由郭沫若題寫。
今天它還在中山公園，南門內。

那筆賠款，後來去了一部分回來。
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授權退還其認定超出
實際損失的部分；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羅斯福總統簽署。

退款從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開始。
一九〇九年六月，游美學務處設立；
八月，清華園撥交學務處，作為赴美預備
學校；十月，第一批四十七名學生赴美。
一九一〇年八月，第二批七十人出發。
一九一一年二月，學校遷入清華園，
改名「清華學堂」；四月二十九日，
正式開學。

回到開頭那條街。
一九〇一年之後，東交民巷成了中國人
不能住的地方。那條街上的石頭房子一直
站著，換了好幾輪用途。

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
員會發出布告，收回北京市內外國兵營的

地產，並徵用兵營和其他建築。

同月，美國、法國、荷蘭的兵營先後騰交；

四月，英國兵營也交了出去。

一九五九年開始，各國使館陸續遷往

建國門外。東交民巷作為使館區的歷史，

到這裡結束。今天，它是北京最長的一條

胡同，兩頭連著兩條大馬路。

本片的完整文字稿、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在 sylogs.com。

Source / 出處: sylogs.com